

# 关于“湿热证”的历代研究

焦振廉

(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 陕西 西安 710003)

**摘要:**对“湿热证候”的发端及历代演变与发展进行了系统梳理,提出隋唐时期关注“湿热”与地域、气候及体质的关系,病机病候多论“湿热成疮”。宋金元以迄明代是“湿热”理论的繁荣时期,“内伤湿热”的研究尤其丰富。清代早期仍以“内伤湿热”为主,其后温病学派在“外感湿热”方面取得理论突破,但“内伤湿热”在病机理论等方面仍有拓展。现代“湿热证”主要表现在慢性疾病的过程中,“湿热证”的理论、治则、治法、方药等还很难实现规范化、标准化、客观化,阻碍了相关研究的进展。对中医古籍中关于湿热证候内容的深入、系统研究,结合现代研究的成果,可能在慢性肝病、肾病、糖尿病等重大疾病防治方面取得突破,并形成新的湿热证候理论。

**关键词:**湿热;湿热证;中医古籍;难治性疾病

**中图分类号:**R197.3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2096-1340(2018)04-0019-04

**DOI:**10.13424/j.cnki.jscetcm.2018.05.006

“湿热证候”是中医药学最早发现并确认的疾病证候之一,历代多有论述与实践。现代“湿热证”更多表现在慢性疾病的过程中,由于中西医学的理论差异,“湿热证”的理论、治则、治法、方药等还很难实现规范化、标准化、客观化。中医古籍有大量关于“湿热证”的内容,通过深入、系统研究,结合现代研究的成果,有可能在慢性肝病、肾病、糖尿病等重大疾病防治方面取得突破。兹就历代医籍中关于“湿热证”的论述进行归纳,希望能引起对“湿热证”理论在慢性疾病诊治方面的关注。

## 1 隋唐之前

“湿热”一词首见于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,称“因于湿,首如裹,湿热不攘,大筋痠短,小筋弛长,痠短为拘,弛长为痿”<sup>[1]</sup>。在《素问》以外早期经典医书中,《脉经》卷七提出“湿热相搏,则发湿温”<sup>[2]</sup>。《伤寒杂病论》中未见“湿热”一词,但如《伤寒论》所述“阳明病,无汗,小便不利,心中懊憹者,身必发黄”<sup>[3]</sup>,《金匱要略·痉湿喝病脉证》所述“湿家之为病,一身尽疼(一云疼烦),发热,身色如熏黄也”<sup>[4]</sup>,《金匱要略·黄疸病脉证》所述“病黄疸,发热烦喘,胸满口燥者,以病发时火劫其汗,两热所得。然黄家所得,从湿得之。一身尽发热而黄,肚热,热在里,当下之”<sup>[4]</sup>,病机之“湿热”是显然的。《伤寒杂病论》中茵陈蒿汤、茵陈五苓散等方在后世广泛用于湿热证候的治疗,可证其所

针对的是“湿热”病机。

## 2 隋唐时期

《诸病源候论》是一部专论病因病候的经典,对“湿热”论述颇多,但所主病机则相对局限在湿热成疮,如卷五渴利后发疮候称“渴利虽瘥,热犹未尽,发于皮肤,皮肤先有风湿,湿热相搏,所以生疮”<sup>[5]</sup>,卷之三十口吻疮候称“其腑脏虚,为风邪湿热所乘,气发于脉,与津液相搏,则生疮,恒湿烂有汁,世谓之肥疮,亦名燕口疮”<sup>[5]</sup>,卷三十五头面身体诸疮候称“肺主气,候于皮毛,脾主肌肉,气虚则肤腠开,为风湿所乘,内热则脾气温,脾气温则肌肉生热也。湿热相搏,故头面身体皆生疮”<sup>[5]</sup>,卷五十头疮候称“腑脏有热,热气上冲于头,而复有风湿乘之,湿热相搏,折于血气而变生疮也”<sup>[5]</sup>。《诸病源候论》内容丰富,但于湿热所涉则多属对于“湿热成疮”的病机讨论,可知当时医学对于“湿热”的认识还相对局限。

《备急千金要方》提出“江南岭表,其地暑湿,其人肌肤薄脆,腠里开疏”<sup>[6]</sup>,虽以“暑湿”名之,“湿热”自在其中,且与地域气候有关。又称“若暑月久坐久立湿地者,则湿热之气蒸入经络,病发必热,四肢酸痛烦闷”<sup>[6]</sup>,虽季节仍为“暑月”,却未明言地域,可知“湿热”与地域有关,又应不限于地域。至于暑湿伤后见“四肢酸痛烦闷”,则已突破“湿热生疮”的范围,可知当时对“湿热”病因病机